



南史卷六十九

門封唐尚書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緯

章華

父景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

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

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

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

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

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于仙愛其才終
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
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
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
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
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
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
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
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
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

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
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
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
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
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
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臚臚別風
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
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
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

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
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
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
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
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荅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
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
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
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
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於吳中贈侍中諡恭子有書
三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
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
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
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
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
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
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
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
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
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

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

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日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
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
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
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
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
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
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
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
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爲會稽
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

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
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
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
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
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
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
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
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
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
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

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
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
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
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
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
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
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
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惕陰
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
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

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
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
難杖劔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
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
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
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
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折從衡之辨策名委
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
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愍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於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震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

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卽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顛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

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

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蓋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

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
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
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
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
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
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
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
蕃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
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蕃服北面
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

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緜微餘
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
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
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
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
旣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
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
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
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
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
九
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
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旣出閣須
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
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
以暫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
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
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
但朔旦賤脩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
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
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

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
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
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
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
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
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
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
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
依湘州刺史蕭循循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

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緯益疎文

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緯雖強直有才

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
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
吳興章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
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
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頎子紇敗
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
上書極諫其大畧曰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
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
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
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

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
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
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
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
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
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
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
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
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

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二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真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卽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

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卽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儺爾

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三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

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祕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

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仁壽二年詔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卽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

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
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
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賙甚厚察至孝有人
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
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
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
廉撰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
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

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
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緯聰警特達才
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
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蘇藉藝文融貫前文賈淋淋各遊敏賢之冠美夫平
 廉自負於平日其餘故諸家以武職及其宜矣爾後
 獨矜然貞一並更貴報主豈重歸平對林謙營林夢木
 南史卷六十九 訛王今改正

南史卷六十九考證

虞荔傳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一本杖作仗克作克

弟寄傳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玉監本

訛王今改正

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屈監本誤君今改从南本
 脩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脩昨監本誤宵

盱今改从陳書

南史卷六十九考證

南史卷七十

論自唐

李

延

壽

撰

自列傳第六十

循吏

車胤 吉翰

杜驥

申恬

以劍喻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奉朝之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車胤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蘇齊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昨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

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時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

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
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
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化莫
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
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
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
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
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
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
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衽服華粧桃花淥水

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於吏
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
屬以魏軍入伐壇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
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
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褻刻聚歛侵擾黎甍天下
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
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
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
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
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

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
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
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襲
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
遷爲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
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
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
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掇采其事以備此
篇云

完

真

德

美

今

並

掇

采

其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

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
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
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
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
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
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
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
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
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
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

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
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
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
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
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愴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
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
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
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

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
度不早便以荒愴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
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
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
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
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
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
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文帝誅初武
帝平關洛致鍾虞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至是帝
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

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旣南度洛城勢弱今脩
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
共守此城大功旣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
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
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
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
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
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
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
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

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
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
開函之主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
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
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
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
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
佃夫厚善佃夫旣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
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
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怙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怙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

移鎮歷下以怙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阼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剪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

領職坦棄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痛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

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奕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

海國四十五
南史卷之十一
列傳
九
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爲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爲交州

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

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

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爲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志崇耿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

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於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裏之彬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

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彬爲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

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
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
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
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
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
太守王沉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

令何敬叔故鄞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沉
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
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
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
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
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
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
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
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
也政當處季孟之間嶺之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夫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褻恤乃敕不給

贈賻琰子翹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翹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翹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驟騎諮議子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

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

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

帝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尋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髡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

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
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
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惠始自其女意回其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
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
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
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
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
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以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
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

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
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
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蒐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
醑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
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
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
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
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

是知名爲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灊灊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下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光瑀所爲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

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卽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

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
僧隆僧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
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
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
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
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
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
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
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
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

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
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
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
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
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
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
杭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
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

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在官多所諫
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
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
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吐俗便之所部
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
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
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
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
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
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

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
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
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
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
里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爲神明
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
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
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

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

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卽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

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諡自公體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轎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蔭王孫俛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輜牀裝之以蔭以常所

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蔭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容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噴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

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
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
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
旣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
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
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
德未易人也武帝踐阼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爲後軍鄱
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
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

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
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
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
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
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
鞭罰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
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
私藏禁仗除名後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
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

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朞年遷樹功將軍始與內史時泉陵侯朗爲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廡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

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

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長兼南梁郡
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
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旣弘憲律
如瞽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
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
人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
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
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
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
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

勸獎本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
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
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
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
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
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
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
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
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
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

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

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畏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

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爲三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投多役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土簿止送出三津

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青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

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
津廢替須加紮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
王暕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
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
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
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
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
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
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
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敢一肉有姥餉

一旱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
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
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
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追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
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寬而成器多
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
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
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
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

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
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
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論曰善效之於人其功甚大矣夫德也者非徒以自
善也亦以化人也

百濟書

西合州人云

悉姓竟

南史卷七十

南史卷七十

南史卷七十考證

循吏傳敘彫樂綺節珠窓網戶○樂監本訛奕一本作

栾今从南本

杜驥傳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韋監本訛世今从

閣本改

杜慧慶傳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出監本訛

爲今改正

傅琰傳久之復除始新令○始監本訛如今改从南本

虞愿傳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逐

夷鯨魚腸胃之別名也

沈瑀傳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

州部傳從事○閣本無傳字蓋前之一食樓檢○

郭祖深傳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監本缺僧字今增

入今如五

封慧觀爵慧觀參出宗親孫叔以流轉賞○出監本端

閣本如

封觀爵李三父外封河清李○本指州人

乘今从南本

斷吏制除恩賜爵○本指奕一本并

南史卷七十考證

南史卷七十一 蓋唐王玄爽傳曰六如以宋齊

帝號唐與之李蕭隱傳延百餘長壽外風香撰自長

列傳第六十一

其學儒林 蕭蕭如蕭蕭如自兩萬登寶如資

益梁矣伏曼容 子脰 脰子挺

立正嚴嚴植之 司馬筠 何佟之 潘夫

泚夫也崔靈恩 孔僉 盧廣 謝學

蓋今之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五孔子祛 王如之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賀德基

陸詡

沈德威

全緩害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無交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大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爲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

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

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東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肩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

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

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

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

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月
無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
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
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
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
室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就郡徵爲
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
安任逢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逢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
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
及終名位畧相伴暉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

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
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
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
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
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
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
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
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

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
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
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
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
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
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
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
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亦思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灑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
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

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畧皆
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
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
手中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高儒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
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
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
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
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
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

行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絜在縣埽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真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終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

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

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

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爲瓛所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三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耐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

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

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

母則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父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卒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

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
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
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
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
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
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
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
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
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
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
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
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
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
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
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
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

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
 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
 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
 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
 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
 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
 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
 子文阿州事宗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

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
 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
 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
 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
 張岷保吳興岷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
 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
 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
 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
 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
 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

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
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
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
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剋日謁
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
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
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
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
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

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
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
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
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
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
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
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
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
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
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
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
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
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
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
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
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
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爲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遍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
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
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
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
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
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
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重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
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
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

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

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

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

在此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之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卽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於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

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歎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爲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

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歎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

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屍

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晏集立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

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

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
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
部郎時論美其不墜禮記文官樂之文部郎姑與益冬止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
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
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師潛似利古人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
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
語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
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

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
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
裘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
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
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
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
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
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
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
席譏於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

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
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
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
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
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
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
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

此卽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
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
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
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
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
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立部通義十二卷游立
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
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

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
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
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
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
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
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
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
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偉
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
中詔颺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

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旣而顥遂
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
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
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
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
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
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
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
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
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

府諮議及候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棲隱於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己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

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

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
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
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
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
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
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
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
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
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

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
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
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
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
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
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
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
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
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

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

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當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

陽玉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郡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經傳受業者蓋鮮焉然其志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於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伏曼容傳曼容多伎術○伎監本訛俊今改从閣本

何佟之傳都下稱其高儒○高一本作醇

沈洙傳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履誣枉者多

○一本墮作墮上作士

顧越傳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監本缺牋字今

增从南本

皇凡部本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一本

武未南河

同外

列傳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南史卷七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超叔道鸞

吳邁遠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孫詵

虞蘇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暉之

孫皓 來嶷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縉

緩

鍾嶸

兄岍

岍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

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

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爲烏
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
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
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
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
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
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
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彊切如
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卽位爲通
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

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
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
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儔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
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
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
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
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
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大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
子遲帝平數牒曰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

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
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
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
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
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
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
王宏北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
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
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
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

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宋南史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
爲限靈鞠嘗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
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
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
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
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會
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
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
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

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
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
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
不問梁武帝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
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
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
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
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
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

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
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
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
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
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
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
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
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
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
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

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旣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

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

蚤蝨猥流淫癢涓濩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蝨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勲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爲禽獸決錄曰禽獸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閭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

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
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謂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
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永
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
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又
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迨之不
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
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
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

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
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於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
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
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

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原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荆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

會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道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於時才士稱之陳郡謝朓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道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

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
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
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
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
字休羣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
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
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
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

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
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
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
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
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
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堯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
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
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
弟又未有子肩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

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

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會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

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
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舩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
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
述數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
般匪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
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
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
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

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
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
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
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
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亦壯
士之任耳今若糺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
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此剋捷可立桓
文之勲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
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
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

刺史結束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
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
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
兼資文武旣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
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亦六人
子法敏逃免仕陳爲海陵令計下州藥而遂之北衣掛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
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
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
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爲驃騎
參軍武陵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
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
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
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祕閣及左戶曹希鏡
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
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
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儉人王
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
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

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
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
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
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楊
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
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
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
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
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
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
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
十卷子縉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
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縉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錄事
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
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
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
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
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
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
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暲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
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

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
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
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卽戎官
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
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
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
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
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儉
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
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

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肩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岍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官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嘗步白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

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沈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

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日與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卽日召之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

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
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
犧牲總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總
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
總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
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
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
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總欲取
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
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總爲文長於
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敕與慧震沙
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
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
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
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

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豕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于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閩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暉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

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嘗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

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剉之文集行于世并蕃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卽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

直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

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邁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暕雅相欽悅時暕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旣妙立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

國中尉卽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
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
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
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漑嘗曰此
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漑去職後除武陵王記
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
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
及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
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

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
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
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
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
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
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
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
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
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
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
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
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
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
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
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
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
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
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
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
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
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
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
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卽日除太學限內博
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
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

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
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
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
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
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
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
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
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
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

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豈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
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
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
爲沮衆囚之元於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
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
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王以爲揚州別
駕所居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
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

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陳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

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

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卽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爲寇抄卓奉

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邁疾卒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

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
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
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
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
身之道可無務乎

南史卷七十二

南史卷七十二考證

文學傳敘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憲監本訛
獻今改正

丘靈鞠傳在沈淵坐見王儉詩○一本淵作深儉注云
一作徐

子遲傳遲字希範○遲監本訛達今改正
卞彬傳我詩應須大材迳之不爾飛去○迳監本作迂
今从閣本

崔慰祖傳悉火焚之○火監本訛人今从南本改正
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南本脫事字今以

何監本爲是
南本誤專字今以

何思澄傳又作鼓吹曲○鼓吹監本誤取次今改从閣

本从閣本

任孝恭傳初爲奉朝請○奉監本訛舉今改正本訛

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師監本訛諦今从

閣本改正

顏協傳晉侍中含七世孫也○含監本訛舍今改从南

本

杜之偉傳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體故事○體一本作

禮

岑之敬傳位中軍吳興王記室○吳興監本誤英與今

改从閣本

史臣論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身監本誤少今从

南本改正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南史卷七十一考證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 漢書卷七十一 無舒平 外證本點少今八

史記卷七十一 漢書卷七十一 外證本點少今八



